

简德林：有非逻辑步骤的现象学（1989）

尤金·简德林

中文译者：李明

在大学时代，我发展出了一种与宗教人士和无神论者、马克思主义者和麦卡锡主义者、行为主义者和弗洛伊德追崇者沟通的方法。

我的方法就是和任何人说话的时候——在这个瞬间——都接纳这个人的整个系统。在我想要说的任何论点上都使用他们的用语。

我常常说明我不会都同意他们。我只是为了能够集中在某一论点而搁置其它所有的争议。我发现无论在什么样的系统中我都能明确地定形化（表达）一个论点。

我知道“这个点”在不同的关系（用语）上是不同的。因为“这个”在我搁置的地方具有不同的含意。

这个不同很明显。但是相同的是什么呢？在横贯几个定形化（表达）移动的同时，究竟在什么样的侧面上“它”还可以成为（共同的）那个点呢？

对我来说，当我感觉我“有了一个点”的时候，我会以另一种方式又一种方式定形化（表达）“它”。“它”不是公约数——几乎不是。更确切地说，“它”具有着对各种表达的回应的奇妙“秩序”——但非常确切地说，对每个都是如此。而且不仅是对不同的系统——“这个”点对各种各样的目的、背景、甚至某个团体的忠诚心也会这样回应。

如果有什么的话，就是更加有趣的是没有单一的、一贯性的模式可以包含“这个点”的全部。

当有了了一个点，我就会安静地等待词语出现。在这个步骤如果受到了打扰，我也许会忘了自己想要说的话。然后我会以某种模糊的方式钻进去把“它”找回来。“哦……是的，是的……这正是我想要说的！”它一直拥有暗在的语言，但是还没有一组明确的词语。

这和回想忘记的梦一样。怎样可以钻进梦被搁置的奇妙黑暗中去让梦的故事重现？

我不想仅仅在概念上去思考。我希望和所有这些一起思考。这样就会对从“它”那里出来的什么敞开心怀。

进了芝加哥大学以后我就去上最难的课程。在我的第一堂课上，理查德·麦基翁在黑板上画了三根柱子。左边柱子的标题是辩证法。中间的柱子是功能模式。右边的柱子是熟悉的回到基本单元的还原主义。他在旁边一边写一边在说“定义”、“论证”、“原理”等用语。他说明了每一个柱子的作用。

我开始兴奋了。这也是我的方法！下课的时候，我走上讲台去问：“你能不能说明一下？你能在所有这三个（柱子）中制造相同的点吗？”他说：“不，这永远是不同的点。”我说：“明白了。因为不同的用语导致它有不同的含意，所以是不同的点对吧。但是什么是横贯（交叉）三个（柱子）的东西呢？”他否定了任何横贯（交叉）的方式。“所谓相同的单词是完全虚无没有意思的东西。词语只有在各自的系统中才有意味。”

我已经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说的原因。即便如此，我还是知道我可以由一个点横贯（三个柱子）。但是我还没有办法思考为什么我可以。这花了我十年才思考出如何来思考这个问题。¹

在这期间，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现象学家。在我另一门课程的第一堂课上，让·瓦尔告诉我萨特和梅洛-庞帝的新著作。我阅读了胡塞尔和宾斯万格。现象学家们拥有着我的方法的另一半。他们知道“一点”要比它所表达的更多。

但是这些现象学家们仍然没有解开我的迷团。他们甚至连问都没有去问为什么他们各自的表达（定形化）这么不同。萨特和黑格尔流派的反对者们一起都没有发现梅洛·庞帝发现的“功能”和“精密化”。胡塞尔从一开始就把知、感受、愿望分开了。他们没有对矛盾的研究方法如何能“提升”一切抱有疑问。他们不能像我能做的那样去和他们的不同很好地工作。

我必须谈一下我（思想）的第三个来源。Joachim Wach（他曾在年老的胡塞尔手下工作）引导我接触到了狄尔泰而不用翻译。我懂德语，因为我住在维也纳直到十二岁。

狄尔泰至今仍未受到重视。他把创造性带进了我的问题。理解就是创造性。以不同的方式说“相同的点”就是创造性。而且，对于狄尔泰来说，体验过程就是理解。他说“在原理上，人的任何东西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的任何什么都是一个理解。如果顺着这个思路，如果在我们的内在我们让它创造它自身的话，我们就能理解它。然后它在我们的外在再创造它自身。这是进一步的创造：我们比对它曾经的理解更好地理解“它”了。

狄尔泰把我们从理解必须要有可区分的对象中解放出来。但是他需要康德经验性连接（关于构造）的种类的清单。我发现那是不可能的。每一个进步（每一个种类的步骤）都可以进一步创造其它的东西，所以它们就成了它自身的实例。但是，这个“实例”正是我一直追求的秩序（顺序、规则、道理、序列、次元）。

现象学家们说得对，陈述仅仅可以创造逻辑上的意味，或者“提升”比这更多的东西。但是现象学家和其他哲学家同样在他们之中也是各不相同的。“现象”也可以看做只是一个主张。我知道“它”是更多，但是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详细调查一下这个进步，“更多”的现象就会呈现上来，向人们展示是如何进行的。如果我们能追随下一步——即便它并不跟随上一步逻辑性地展

¹ 译者注：用简德林后来的用语，这个点或者论点就是体会（felt sense）。体会虽然随各种各样的表达与此相应的意味会变化，但是在与这种表达的应答关系中可以发现一种秩序。一直有一个同一的“那个”在那里。简德林说他从学生时代就产生了跨越不同的立场，说自己感觉到的体会（点）的方法。这在后来被他叫做“回应的秩序”。

开——那它是如何展开的呢？它由“比逻辑更多”的东西、也就是由“提升”来进展。这只有在进步的场合才能被看到。

现象学是思考步骤的某种进步。后来，我在自己写的论文中放弃了“单纯的描述”，而通过指示进步试图加强、修正现象学。纳塔松著作中的“体验现象学”有十个区别现象学序列和其它序列的通常“线索”。

体验过程和意味的创造提出了七种进步。每一种都包含、组合着其它。我决定去追寻这种秩序。

我们并没有失去逻辑的力量。但是在逻辑允许（的范围之外）存在更加明确和正确的东西。不同在于我们如何活动。活动可以跟随逻辑性陈述和许多种类的非逻辑陈述。

这不是相对主义：每“种”转变的活动都是确实的。

不仅只有十个或者只有七个这样的“种类”。它们也可以创造出更多的新的种类。它们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但是即便很少的不同都让我们去思考过去式的秩序和无秩序。

在这些年里，卡尔·罗杰斯在芝加哥开发了来访者中心疗法。他的治疗师不去改善解释。我不得不把它看做和我的问题有关！！他们训练我。不久，我把他们的理论再定形化，写成了论文。虽然不是关于治疗，但是谁能区别呀？治疗体验不是从治疗理论而来的吗？不，根本不是！！这是更加复杂的。弗洛伊德把这叫做“修通”。他知道他的方法有影响，但是却产生不了这种复杂性。

罗杰斯派的治疗师们说他们对“感受”作回应。但是他们并不把“感受”仅仅意味为像愤怒、恐惧、内疚那样的情绪。它们对整个复杂性作回应：“当她那么做的时候，你感受到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的无助是么。”

来访者在这个瞬间也许会带着叫作“无助”感受特质的模糊的复杂性坐下来。下一步不是从无助感的想法，而是从复杂性的特质生起的。“嗯，不是无助感，我有奇妙、确信的感觉，我自己的做法不太好，嗯嗯……”然后，从这里生起了一步。“嗯嗯……也许这样做会有用，但是……嗯嗯。”

这种步骤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我所说的（非逻辑）转化。

那个时候罗杰斯论述过他尚未解决的问题：为了验证压抑是否解除，新的觉察如何与“有机的体验”对照并被确认？他去寻求应对的真相。而我走了另外的路。

与探寻象征化以前的某个体验不同，我们成功比较了几种步骤以及再前行一步的不同种类。现在描述的这种步骤可以和其它的区别开来了。这成了体验过程量表，现在仍然在发展研究中被使用。最近我在专业杂志美国心理学人 1986 年 2 月号上写了这件事。（各种各样被定义的）（心理治疗）成功的结果与这些步骤有关。如果只有逻辑、事件描述或情绪表达模式则会失败。

这项工作引起了某种程度的关注。罗杰斯在《成为一个人》这本书中使用和引用了我的书来概念性地再形成他的理论。1970 年我得到了美国心理学会心理治疗部门的授奖。我创刊了专业杂志心理治疗师并当了十三年的编辑。

我发展了这样的步骤的教学法——现在被叫做“聚焦”。我这样做是因为许多心理疗法都不能教这种模式。即便在政治的意味上，我也喜欢给人“专业的”知识。（用聚焦这种）现象学（的方法）使起初不清晰的东西清晰起来，这样人就可以发现它。这个教学法是公共性的，（在聚焦这方面）也正在改善专业的培训。

聚焦是为了获得（一种）现象学的步骤，由现象学展开的步骤构成。**聚焦**（1981）和**让你的身体解你的梦**（1986）等做的就是这个。**聚焦**被翻译成八个国家的语言。

一时间，这样的“成功”使得我全世界到处跑。我成了日本心理学会上的主题演讲者，在欧洲和美国很多地方做演讲，反反复复地写着同样的东西。但是，对于现象学本身，我虽然希望带来变化，但我却是完全地无力。对此我必须说明一下。

我期待改变所有的（现象学）领域吗？（我很想，但也不那么抱有希望）在我的内在，高期待和非常低水平的期待和平共处着。以此同时，我也很惊讶我可以做任何事情。我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这个差距让我发笑。

为什么没有现象学家要跟我后面去检验转化呢？今天非逻辑转化被强调着，但只是喜欢在**无序**中罢了。现象学的转化还没有被重视，现在必须回到另一种名称下来。让我慢慢告诉你我的故事。

我曾听说海德格尔是纳粹，并且因此我在1963年之前没有读过他的书。那个时候我看到读他书的人们从他那里学到了那么多的东西。1964年契克森米哈伊带给我（勒涅里出版的）《物的追问》的烂得不能用的译本。我重新翻译了每一个句子，并且写了一个“分析”。我把这本书寄给了海德格尔。我给他写了信：“在分析中我把最初读的时候不明白的每一个点都说明了。”他回信说：“你以伟大的洞察力写了有启发性的后记。这使我的著作更容易在你的国家被接受。”

他在这些事情上总是亲切的。而且（或者）他看到了我把握并展示了他超越概念的思考。他没有不同意。

我进一步推进工作，一次使用许多模型，并发展了新的模型。我的新的过程模型既保持逻辑性的力量又保持非逻辑性的活动。

我和物理学家杰伊·莱姆克合作。我把我的新方法运用在粒子异常上，结果我们合著了一篇论文，《相对论和粒子局域化的评论》发表在《**数学模型**》期刊上。

许多哲学家害怕把还原主义带进哲学而回避物理学。他们害怕把心理学带进哲学而回避人的体验过程。“实在的”任何东西都给哲学带来异质说明的威胁。

海德格尔知道得更清楚。为了怎样思考才好的提问也好，为了使它有别于其它也好，任何事物都必须被带进哲学。

他拒绝“感受”这个词（如同我注意到的，心理治疗师并不对“感受”通常意味着东西作回应）。“**境遇感**”、“心情”、“被抛性”、“安住”、“超越认知能及的理解”。思考并不意味着将一个论题置于思考之下作为其基础。相反，没有论题只是它的类型。任何事物都可以作为“发生”再思考其自身。在他的用语中，我研究的“转化”则是“任其所是”、“发生”的不同方式。

当然，没有最终方式的清单。各自在自身内在、并在别的东西之中打开更多的方式。但是即便是很少的方式也让我们学习、存在、说话、许许多多。

但是海德格尔的“安住”和“境遇感”被误解了。人们没能把握情境的复杂性（“被抛性”）如何暗在性地在“心情”中的，人是如何思考这些的。他们没有连想象都没有想象过安住—思考被发现、被实现。这变成了一个谜。

关于这个问题海德格尔也有一部分责任。他戏剧性地离开了现象学并把发生的事物归因为“历史”。因此他处理“现象”问题就离不开语言和历史了。但是，几乎所有的人就像在说一切体验都是老的思想那样都误解了这一点。只有新的“历史”才会把我们从这个问题中脱身出来。但是，“历史”看上去好像不是从我们而是从遥远的那边来的。海德格尔不会这样认为的。历史在安住之中发生。他不断地号召我们去思考—安住。

如果所有的事物都是老的形式的话，到哪里可以安住呢？如果我们本来站在其上的一切都是老形式的东西的话，安住看上去就好像从山顶到更高的地方去。

“现象”一直被看作是孤立的。现在所有的体验看上去都好像完全是依存性的、派生性的。

我的现象学改革没有实现。当然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现象学被否定的原因。中立的、未被解释“现象”的流行假设不得不失败。但是，但是风格已经转向假设所有的体验都从暗在的假设中被完全推导出来，这些假设只能通过不连续性来破解。无论哪种方式都会错过非逻辑转化。

我们没有必要向已经形成的东西投降。当我们正确地理解了形成的复杂性的时候，就正是超越它的形式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理解某本书的时候，我们能做的只是引用它。理解它就是在它的形式中安住—思考，这是比拘于形式的更精确的理解。

寻求进一步活动的秩序比任何一致性原则更复杂、更错综，无论是逻辑的、体验性的、心理的还是历史的。体验性发现、心理治疗和历史比被形成的形式拥有更多的秩序。这里有许多种严格的、精确的反馈。

体验过程常被说成是比被固定的形式更加丰饶和智慧。不幸的是也被说成是无序——两者只是意味着没有逻辑性秩序而已。这些到现在为止的文献混同了高次元的秩序和低次元的秩序。

福柯是一心一意把尼采当做榜样的人。但是对于福柯来说，我们酒神的体验不过是小儿科的抵抗和无序。

德里达的活动不是任意的。但是形而上学地也好、置换性地也好，他在没有活动的矛盾中结束了每个活动。这可以成为朝向研究非任意性、非逻辑性活动秩序的一步。

在福柯和德里达中，被否定的秩序现在还是支配性的：他们说它的颠覆必定是无序的。因此，老的秩序是现在唯一的秩序。

现在我们需要记起“酒神”的体验在和成了形的种类的体验一起发挥功能的时候创造着更多的秩序。这不是单纯欠缺了成了形的秩序，而且也不是它暗在强

加形成的秩序的产物。

从尼采的身体-智慧的侧面开始，经过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再经过梅洛-庞蒂和海德格尔，这个伟大的秩序能思考、研究自身，继续着断续性的再认识。

这样的思考不是单纯模糊的体会。想要精确理解的活动超越了切断和形式。这个时候的词语表说着这种精确性。对（想要正确理解的）活动的要求，只是一组这种词语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组。但是，这种组的数量尽可能少些比较好。

（完）